

# 詹森總統越戰決策轉變之經緯

淦克超

美國重行檢討越南政策，乃從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六日聯合參謀長會議主席惠勒將軍的一封信電報到達美京開始的。他於二月二十日經詹森總統派往西貢，與韋斯摩蘭將軍接洽，並視察戰地後，總分電國防部長麥克瑪拉、國務卿魯斯克、總統府特別助理羅斯陶，以及中央情報局長侯穆斯，綜述其重估越南現勢，主張增兵。惠勒方在飛返途中，麥克瑪拉因於廿六日下午，召集陸、海、空三部部長及陸、海、空各參謀長，商討應付惠勒的電報。空軍部長布朗公出，故由副部長霍樸士——即原文著者霍樸士代表出席。

自越共春節攻勢失敗，美軍在越南事固已居優勢，但當時溪山和順化，乃至中部高原，隨時仍可能有大戰，又西貢附近，敵軍六團候機進撲。韋斯摩蘭雖欲掃穴清鄉，却苦備多力分。惠勒的電報所要求的兵員為二十萬六千，分為三期展開：第一期為五月一日，計十萬七千；第二期為九月一日，計四萬三千；第三期為十二月，計五萬六千。以軍種分，則地面部隊（包括陸軍及陸戰隊）約為十七萬一千，空軍約二萬二千，海軍約一萬三千。此一要求使出席國防部會議的大員面面相覷。海軍部長伊格尼世斯首先問道：既然美越聯軍已於春節攻勢後斃敵三萬餘，何以韋斯摩蘭又需於六十日內增兵十萬。代行聯合參謀長會議主席職權的陸軍參謀長約翰孫答稱，越共正在鄉間強

行徵補所折損的缺額，但其戰鬥力已受無可彌補的損失。

著者當時頗訝所要求的增派空軍數量之大小——十七隊的戰鬥機隊，其中十二隊係空軍，五隊係海軍陸戰隊；增派如此大量的飛機，難免因越南機場擁擠，而招致日砲及近迫攻擊之損害；至若增加空軍於鄰近的泰國機場，則難免造成不利的政治後果。事實上美國已有三十隊以陸地為根據的戰術空軍駐越，惠勒和韋斯摩蘭現時要求的是增為四十七隊。美國空軍係一套「足以幹事的裝備」(“can do outfit”)，過此以往，便需召集後備人員或調動駐歐洲的空軍了。

麥克瑪拉發言，要應付韋斯摩蘭的要求，便需增加四十萬現役（後備人員及徵兵），更需在最初十二個月增費一百億元（當時麥氏正草擬自一九六八年七月起的年度預算，約達九百億元，其中約有三百億用於越南）。他請各軍從下列三種可能選擇性，來分折韋斯摩蘭的要求：(一)完全照辦，(二)部分照辦，(三)考慮在越南可代替的政治戰略和軍事戰略。但為迅赴事功計，他請大家先集中精力於第一種選擇性。

那是麥克瑪拉在職的最後一個月，總統已於三個月前決定把他調任世界銀行董事長了。著者推測：倘麥氏不調職，必將再度親往越南，而惠勒不必去，情況當是不同。因為麥氏佈置周密，

不會一次提出偌大數字；他知道折衷數目，使差異顯得模糊，可避免行政部門裡的摩擦，巧為運用，以「掌握問題」(“Manage the problem”)。不過前此三年期間，他的一貫辦法已經使美國的越南的兵力，由二萬一千增至五十一萬了。

倘若情況係由麥克瑪拉的「掌握問題」之方式進行，依著者推測，政府的高級幕僚會迅即同意增兵五萬，另再行發表停炸以換取河內的相互行爲。表示方式將以總統的犀利演詞，充滿愛國及激勵性的出之。這種着手法可能使公家對行政首長再忍耐一兩個月。它或許可使麥卡錫在新漢普夏之初選氣勢稍殺（那是公家得悉二十萬六千之數字大有助長的），而稍殺的氣勢可能使羅柏甘迺迪較為遲疑；它或許可以促使詹森總統繼續競選。但終久將於夏初，繼續施行原來的政策於越南，不作重大改變，宛如越共不曾有過春季攻勢一樣，國內便將發生重大的破裂，而民主黨內亦將發生大爆炸，以至詹森及其越南政策都無法持續。可是麥氏既不曾去越南，惠勒祇表述其軍事上的目的，要從五十一萬再增加百分之四十。這就刺激了五角大廈的文人們，他們首度在有利的心理氣氛和管理氣氛 (Favorable psychological and managerial climate) 中，能够堅持其反對越南升級之主張。惠勒和韋斯摩蘭的請求乃是一項觸媒劑，使鄭重的再檢討為不可避免的

，而克里福的新任亦供備了辯論那些有爭執的問題之新路線。

### 越戰專案小組

二月二十八日，克里福宣誓任職前兩日，總統已提名指定一越戰專案小組，由克里福任主席。克里福即於當日在麥瑪拉的餐廳召集首次會議。自三月一日至六日，會議晝夜舉行。麥克瑪拉以國防部長身份參加首次會議，嗣後即未參加。其他參加者有克里福、國防部副部長尼茲、次長溫克、次長郭爾汀；國務卿魯斯克、副國務卿卡存巴區、助理國務卿彭岱、副助理國務卿哈畢柏斯；聯合參謀長會議主席惠勒；中央情報局長侯姆；總統特別助理羅斯陶；財政部長孛勒；特別顧問泰勒將軍。克里福鼓勵出席者多發表意見，自己則謙稱尚在積極學習時期。魯斯克發言甚少，用意保留見解，單獨向總統進言；以後各次會議，他均未參加。

克里福立即報告應討論的範圍，認為自他看來，基本問題乃是美國應否續施現行政策。他提出的問題是：倘美國再投入二十萬人，情形會怎樣？是否會使美國人更接近他們的目的？在韋斯摩蘭的現時概念下，他可能確需增兵二十萬，但他那概念是否正確？麥克瑪拉說，韋斯摩蘭的部隊被要求擔負達成美國在越南的政治目的，還較軍事力量所擔負的為多。他說，美國人不能以「有限的軍事手段」迫使北越離去，但他們亦無法驅我們退出越南；因此時機已到了談判和政治妥協之階段。尼茲發言，認為須從美國利益之廣泛範

圍及在世界各地之承諾，重行檢討越南問題之牽涉；他認為，不論越南本身之結果如何，倘若戰爭展開到與共產中國或蘇俄直接作戰，或展開到使美國的資源大量用於越南，而致美國在他處的承諾發生問題，那麼，美國的目的就沒有達到。他認為應該設計一套更少野心的戰略，俾有充裕時間以強化越南本國部隊，而美國得以撤出。彭岱與哈畢柏均主張任何代替增兵辦法均較增兵為宜，因為那樣纔可以使越南軍自行站立起來。

羅斯陶、惠勒，及泰勒均主張強硬路線，不過泰勒頗疑二十萬六千人之增派仍不足使韋斯摩蘭達到目的。尼茲、溫克，及卡存巴區則持反對論調，認為雙方都不能在軍事上獲得勝利，而美國的戰略今後必須根據實況，其目的不在求勝，而在站住，以獲得政治的妥協。他們主張重行訓令韋斯摩蘭，以主要任務在保護越南人民；並主張重作努力於開談判，必要時可停止轟炸。

克里福凝神細聽，却不置可否。魯斯克、羅斯陶、惠勒、泰勒，及孛勒均主張批准其請求，進行戰爭。他們宣稱確知總統的心理，而且人人都得悉總統所迭次說過的話——他派在越南的司令官將獲得所需的一切。情況如此，主張策者無異逆水行舟，但他們絕不放棄努力。每次專案小組休會時，溫克及郭爾汀總逗留不散，藉向克里福表示對這討論之趨勢之關切，堅持一特殊論點，並反對某一特殊議論路線。克里福注意聽取後，便囑他們準備提供事實與分析，俾他可以在下次會議利用。溫克與郭爾汀即利用休會時間，匆忙起草，使克里福可在下次會議中，得有新鮮

資料。

專案小組又集會時，陸軍與空軍均因克里福的指示，從事分析可能的「代替性的各種戰略」。在空軍部方面，布朗部長與著者於週末均忙於此項工作，收到空軍參謀部的草稿，與空軍部副參謀長郝洛威及其他幾位軍官討論後，退還原稿，囑其修改潤色後再送。空軍參謀部提出三種可選用的辦法：(一)加緊對北越之轟炸，包括攻擊海防船塢，大陸中國的緩衝地帶內的鐵路設備，以及北越的灌溉系統之堤坝；(二)作更大的努力以攻擊北越的南部之小徑及供應通道（此狹窄的地區號稱鍋柄），實行此辦法乃藉轉移每日出擊河內海防之次數之一半；(三)以戰術空軍來代替現用地面部隊所作的搜尋殲滅戰，如此便可任令地面部隊集中於人口密集地區之防衛半徑內。第一項為空軍參謀部所堅強主張，布朗與我仍覺此辦法未必能促使北越上會議桌，却有蘇俄直接對抗之風險。第二項，從統計上看，頗為有望（它成為總統宣告不炸北緯二十度以外之張本），但亦不能獲得決定性。第三項大都由於我對空軍參謀部之堅持，分析起來，這辦法似顯示戰術空軍足以使用一種有效的「左記拳」，使敵人之在兩越的無法得安，而美越聯軍則採行一種改進的包圍戰略，着重攻擊性的偵察，以辨認及打擊那些發展中的攻擊，但以保護越南人民為主，更藉控制人口，以迫使越共政治幹部出現。這戰略不在贏得軍事上的勝利，而在供備堅強的談判姿勢。布朗送上空軍參謀部的公文時，附具一件備忘錄，表示他的和我的補充意見。他和我見解完全一致。

### 專案小組的建議

儘管有各種反對的意見，專案小組仍於結束其七天的努力時，起草一串的建議，在一切實質上，仍支持現行的政策。不過克里福看過擬就的報告後，頗感不安，因為專案小組的析論，已經加深他對現行政策是否明智可行之疑慮。另一方面，他已在另和聯合參謀長諸人的會議中，試探諸人對於增兵二十萬六千後的戰場效果，作專家的估料，他所得到的却係「浮泛而不能令人滿意的」答覆。他們不能許下勝利之諾言，他們只能說，更多的部隊可以對敵人增加壓力。尼茲、溫克、郭爾汀，和著者深感失望。專案小組的報告，依著者看來，只是優，只再度支持政府對於戰爭性質的錯誤概念。

但報告之最嚴重的缺陷，乃在其建議批准增兵，不曾計較那可怖的政治牽涉。因為這就涉及下令召集二十五萬後備人員之動員和增加徵兵了。兩者綜合便將增加四十五萬人於現役，而使兵員總數達到三百九十萬了。郭爾汀的觸覺一動，立即草就一項附件，克里福即分發於專案小組各員，但未附呈總統。

郭爾汀的附件指出，截至當時為止，對於如此大規模動員，迄未曾對輿論有任何準備。官方屢次聲言，美國應付越共的春節攻勢，迭獲勝利，而越南軍亦日有進步。現在二十五萬後備軍人突然奉召離家，另二十萬人亦被命徵集——都是在沒有任何顯而易見的國家新危機中被命的。郭爾汀辯稱，此項震盪將波及整個政體。鷹派將呼

號，以為政府無有任何道德上的權利，以拆散這些青年人的生活，而仍堅持打有限度的目標、有限度的地理界線，和有限度的武器之戰爭。他們必將要求轟炸避難所……必要時逕行進攻。另一方面，反戰示威與抵制征兵必將達到新的高潮，輔以民權團體之聲援，認為總統又洩露其內心的信念，總以為越較郵貧為重要。政府縱說此次所徵召的只是二萬人用於越南，並不足以取信，因為過去三年越戰是一直升級的。還有一層，進一步的動員必造成國內的驚疑和破裂，亦將使國防預算於一九六八年新增二百五十億美元，又於一九六九年新增一百億美元。至於續徵發的十八萬六千赴越南，必將造成「第二次的爆炸」。

郭爾汀的附件闡明了政府自陷於困境：既已迭次公佈過度樂觀論，此時要實施專案小組的建議，便須準備接受最嚴重的國內的政治風險。克里福深為這在邏輯上無法解答的問題所苦；其他人們亦同樣怔住了。財政部長孚勒原主張正式動員為惟一的確實方式，以課徵更高的稅，並管制美元的，此時亦因郭爾汀的分析而楞住了。

專案小組的建議於三月七日送呈總統。翌日克里福赴白宮，討論所提出的行動及其所牽涉的後果。他表示本人對於建議之送呈還不是完全同意或不同意，却對於地面戰略之效果、轟炸之有效性，以及投入更多的美國部隊所能真正成就的，發生疑慮。他承認他的疑慮顯未為小組之其他要員，如魯斯克、羅斯陶、惠勒、泰勒，及孚勒所同感的。

當那些基本的歧見既已擺出，總統便不大高

與克里福的立場，雖則論點仍是嘗試性的。因為總統認為麥克瑪拉的心緒不佳和立場轉移，乃指望克里福上台後，重行建立團結的和諧。可是，如克里福後來故扮鬼臉追述的，「這個變節者出現了。」總統與克氏兩人間的多年友誼變為冷淡了。因為詹森所著重的最是個人的忠心，而對於越南，沒有比這位總統的天性的好戰和求勝之意志更根深蒂固的。克里福正觸犯這類的感情，無怪其與總統的關係日趨疎隔了。但在三月間，總統還沒有拒絕單獨接見他。到了夏季，克里力謀全部停炸，以換取巴黎談判之開始，那時候總統簡直不願單見他了。

三月八日專案小組的結束會議，克里福著重他自己的判斷之嘗試性，而表示其希望有時間作進一步的研究。惠勒和聯合參謀長都急於推行專案小組的建議，但魯斯克與羅斯陶都準備對那些爭論作進一步的研究，半因國內政治經濟的牽涉日趨棘手。稍作合理的遲延顯可符合總統的情願的。

### 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聽證

時近三月中，美國的政治經濟界真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三月十日各報已發表所請求的增兵數量之大，而這就使歷時已久的國際支付問題更形惡化，還有連帶的國際幣制之緊張。在國會，對韋斯摩蘭之批評日增，對美元受威脅感震驚，對大規模徵召後備軍人起反感，對政府顯得彷彿不決表憂慮。蓋洛甫民意測驗報告，百分之四十九的美國人現在相信美國把她的兵力陷於越南

是失計的。

紐約時報稱此情勢係人為之災。時代 (Time) 週刊評稱辯論都是在真空中進行的，總統已退到愈來愈窄的顧問人員小圈子裡，圈外人無法得知他的心理、他所詢問的問題、或者他所預見的代替辦法。參議院和國人都擔心總統會宣佈新的軍事手段，而不經國會同意。

三月十二日，參議院外交委員會開始其外撥案聽證會，魯斯克應邀作證，舌戰羣儒，並未能消除參議員們的疑慮，祇飽受兩天冤氣，次一被邀請的主管就是克里福，克氏尚未確悉他因總統的越南政策而失歡之深淺，祇得以新近到部，諸事幕生為推辭。經與總統討論，總統亦不贊成他去參院作證，兩人都同意由副部長尼茲代表前往，只需參院肯接受，傅爾布萊特迅即表示同意。可是尼茲向克里福表示，他不擬為政府的越南政策辯護。他草擬一封上總統函，簡述其見地係寄希望於代替性的辦法，仍在與重檢討一案之考慮中。這函末段隱約表示，總統可能因他這種見地而着其「去職」。

克里福履新未久，對尼茲的學識經驗倚卑正殷，惟恐總統此時心情，因不滿尼茲函中的語氣，而要求尼茲辭職。克氏因勸尼茲刪去涉及辭職之字句，並將語氣潤色得更溫和。但修飾後的函呈，詹森收閱時還是悄然不愉快的。次一人選就輪到次長溫克了。但傅爾布萊特祇接受克里福或其副手，因之皮球又踢回到克里福的範圍了。

克里福此時——約為三月十六——既受溫克的疑慮之影響，又被郭爾汀的附件澆了冷水，已

經收閱者所草呈的長篇備忘錄，更為尼茲之準備辭職所動，乃融成了他自己的結論——政府的越南政策是無可維護的。情形很明顯要為一套很有疑問的政策作辯護，在消息靈通而批評尖刻的議員們之前，而且為了全國電視觀眾的利益，而在鎂光燈下進行，那就非有一番特別聚精會神的工夫不可。克里福決定不那樣做。因之，他個人前往拜會傅爾布萊特一次，談話中雙方都作坦白的表示，既談到政府內部正作的重檢討，亦談及他本人對於現行政策之疑慮日增。他促使傅氏瞭解，倘他於白宮正辯論此等重大爭端時，往參議院作證，那麼，變策之前途或受影響；但他認為較適宜的作證時機將要來到。傅氏聽到這一席話，頗感欣慰，不復敦促克氏作證，另作一函邀請國防部長自擇時間前往。

克里福自此便陳述其根本改變政策之主張。他仍然在尋求恰切的公式，但這些因素是明顯的：停止轟炸以使談判開始，轉移到費錢較少的地面戰略，加強越南陸軍之辦法，明白警告越南政府以美軍不會長駐越南，而因之越南政府必須準備鄭重的政治解決，包括與越南「解放陣線」妥協。

### 艾其遜的任務

雖則大聲疾呼反映了有脾氣的詹森，二月及三月初總統私下頗感煩惱。不論他如何堅強的本能的傾向，他負了責任，便不能漠視硬性的現實，如戰爭之人力和財力的消耗，國內的支持之衰退，外交軍事的官僚制度之病態，以及民主

黨之迅速變質。儘管不是味道，這些事實不是可以從心一掃而去的。

二月杪，詹森已經和前仕國務卿艾其遜商談過。當總統問他以越南情形時，艾氏答稱，他未臆斷自己有一套合用的見解，因為依據官方偶爾分送給他的簡報看來，他是無法找出其癥結所在。他對於簡報者的客觀性毫無信心。他說：「總統先生，恕我不客氣說，聯合參謀長諸位並不知道他們自己在談甚麼。」總統說，這真是一句驚人的話。艾氏回答：如果是驚人的，總統應該受驚的。總統要求艾其遜作熟思深考的判斷。艾氏答稱，他要是能提供的话，除非他得以自由探究事實，而不倚賴聯合參謀長會議、羅斯陶，和中央情報局所送的「罐頭裝的簡報」(“canned briefings”)。總統同意他應該得到必需的資料，作獨立的研究。

艾其遜因此就邀集了幾位二級和三級的業務主管來和他一起工作，歷時兩星期，頻頻在他家裡開會，會中他詳細詢問他們。這小羣包括國務院的哈畢柏、中央情報局的卡佛，和聯合參謀長機構的杜排。三月十五日，艾其遜提出他的研究結果，於中午和總統共餐時，別無他人在座。艾氏明告詹森，以總統正被聯合參謀長會議導入一條走下公園的窄徑，而韋斯摩蘭在越南試做的工作非用無限制的資源不可，時間「可能需要五年」。他形容總統近來的各次演詞全不實際，不論國內或國外，都沒有入相信。他補上一句斷語：這國家不復支持這場戰爭了。這是犀利露骨的語言，用艾其遜的風度表現的，雖則措詞仍保持經常

的文雅。總統顯然不高興這些話，但對於這位元老仍表深深的敬意。

### 不妥協的總統

政治的天氣並沒有立即改變，因為總統仍然保持其戰鬥意志。三月十日內，高德柏大使自聯合國專送呈一道八頁的備忘錄，「閣後付丙」的，乃要求完全停炸，俾談判得以開始。這道備忘錄在白宮引起了火山式的反應。在三月十六日——這是維伯甘迺迪參加競選的日子——白宮的一次內層會議中，總統以激動的語氣，提及高德柏的建議，曉諭在場的人員：「我們要把一件事弄清楚。我不是要停止轟炸。我聽過對於這個題目之各種論調，我沒有興趣再討論。我已經下了決心。我不擬停止轟炸。」當時的會議廳中的空氣肅穆，與會者都覺得一片冷寂。

詹森面對這些不是味道的壓力，但又未可抹煞的建議，開始感到忙碌起來了。三月十七日，他飛往中西部，發表兩次猛烈的演說，起草多出自維斯陶與大法官福爾達斯之手。他向聽眾擊桌，而口講指畫，不時添上幾句：「你們的總統已經來到這裡，要求你們人民，以及本國其他一切人民，都參加我們全民族的努力，以贏得戰爭，贏得和平，以完成我們必須在此地後方的任務。……不要想錯了——我不要有人回家另有想法——我們將要勝利。」

詹森於十九日回到華府，在國務院對國家外交政策會議演說：「……危險和犧牲乃建立美國，今天我們是第一號國家，亦將繼續為第一號國

家。他於是引用林肯的話，文字稍有錯引，「堅持上帝給予我們的權利，讓我們奮鬥前進，以完成我們所擔負的任務。」

著者和他人一樣，對於總統發表的話很覺失望，會電話適在弗羅里達州的溫克說，我們已經失敗了，已經到了辭職的時候了。溫克答稱，克里福還沒有放棄，我們應該等候他的結果穩定。

### 一貫堅持的國防部長

那幾天白宮幾乎每天必有會議，克里福總處於七對一或八對一的位置，他覺得並沒有推動總統多少。尤以在總統發表兩次猛烈演說後，克氏深恐無法改絃易轍。此時他祇得尋求與國，分別訪艾其遜、喬治彭伯，與狄倫，都是越戰非正式的高級顧問。這個非正式的顧問團自一九六五年以來，每年與總統會談而提供意見一次或兩次。最近一次會談係一九六七年十一月，與會人員除波爾外，均（據官方簡報資料）對戰爭之進展表示滿意。但現時艾其遜已持完全不同的見解，喬治彭伯和狄倫的立場，克里福已察出有轉變趨勢。克氏因趁時建議總統應召集一次會談，以作越共春節攻勢後之檢討，為決策之參考。總統同意於廿五、廿六兩天會談。

三月二十日，總統的心境顯趨安靜。他邀高德柏從紐約來晤，討論備忘錄中的停炸問題。兩人單獨商談，高德柏是不知道前兩日總統的激烈演說的；總統詢問了許多有關的問題。高德柏辭別時，總統囑其參加二十五日的會談，而於會談中重述他的見解。兩天後——三月二十二日——

總統命令韋斯摩蘭解除駐越美軍總司令職，回國擔任陸軍參謀長。知道詹森的人回思那轉變過程大都是下意識的，但著者得總統內心的激動和轉變頗為神秘。克里福繼續抱希望，看出他和總統論事時，總統仍願意聽完他所說的，不去打斷話頭。

三月二十二日，府內的顧問們以及新聞秘書克里斯汀和參議麥費遜與詹森會商他所囑擬的越戰演說稿。到了三月二十二日，麥費遜所擬的演說稿已經五度改稿，內容還是要在戰場取勝，提及要徵集五萬後備軍人，非得到北越的相互行動即不停炸，以及增徵附加稅。克里福頗感焦急。他在會商中說，至少要部分停炸，以便彼此將越戰降級。困難就在部份停炸斷不能使北越代表走到會議桌來。事實上在一九六七年春，麥克瑪拉即曾提議類此的建議，把轟炸自限于北緯二十度，目的在集中攻擊敵人可滲透的「鍋柄」走廊。同年夏，魯斯克修正那提議，曾徵詢麥克瑪拉及尼茲的意見。但兩次提議，總統都予拒絕，半因聯合參謀長及參院鷹派表反對。

雖則二十二日的會商沒有明確的結果，那天晚上這位年青的演詞起草人麥費遜，在半睡半醒中，心生一計，想出折衷辦法。他於翌晨呈總統一簡短備忘錄，建議總統應無條件停炸二十度以北，而提出主張：祇要北越顯示對非軍事區自行約束，並且不攻擊西貢及其他主要都市，美國就完全停炸。頗出麥氏意外，總統立即可其議，於同日交送一張備忘錄到魯斯克，通知駐越大使彭克遵辦。

## 高層顧問會議

越南問題高層顧問會議於三月廿五及廿六兩日在白宮舉行。出席者有艾其遜、前任副國務卿波爾、前任總統特別助理喬治彭岱、前任財長狄倫、前任國防部副部長凡斯、前任韓戰和談代表狄恩、前任駐西德高級專員麥克勞伊、前任聯合參謀長會議主席布雷德來、前任北大西洋機構總司令李奇威、前任聯合參謀長會議主席泰勒、前任大使墨斐、前任駐越大使洛奇、大法官福爾達斯，以及駐聯合國大使高德柏。

這些顧問們於下午會集，先披閱資料文件，然後與主要閣員們及維斯陶、哈里曼、威廉彭岱共餐，餐時顧問們頗向後者詢問問題。餐後全體聽取簡報；國務院的哈畢柏、中央情報局的卡佛，以及聯合參謀長會議的杜排少將。討論直到深夜。廿六晨繼續開會。會場的意見顯不是上次十月間的那樣一致了。泰勒、福爾達斯，和墨斐仍主張硬路線，認為消耗戰略可以維持下去。喬治彭岱、狄倫、凡斯、高德柏、波爾，及李奇威則主張變策。麥克勞伊、洛奇、狄恩，及布雷德來則徘徊於中間路線，深感懷疑，却未表示立即變策之主張。

廿六中午與總統共餐時，喬治彭岱演報告員一角，約略總括昨夕今晨討論所得之一般見解，咸認為現行政策已是此路不通，非用無限的資源決不能達到目的，既不為大多數美國人所支持，就需作重大改變。布雷德來、墨斐，及福爾達斯隨即指摘彭岱的總結未正確反映全場的見解。艾其遜坐在總統旁邊，立刻表示彭岱所述已明顯反

映了他的見解，艾氏認為彭岱所述亦代表在場的大多數。他重述其信念：在越南的軍事勝利不可能在符合美國利益之條件下達到，而美國的基本目的是退出，而不是參入。除非把戰爭之目標和戰略改變，則軍事的解決之主張已經使總統陷於泥潭，祇有愈陷愈深。

惠勒將軍是不會聽取前夕的簡報的。他說，如果全場的見解是根據那些簡報推得的。那麼，他就認為提簡報的人們不瞭解實況。他堅稱艾其遜描述美國政策為傾向軍事的解決是不正確的。他認為韋斯摩蘭和聯合參謀長會議都明知「經典的軍事勝利」，在越南的特殊情形下，是不可能的。艾其遜答稱，此時辯論字義演變學是不聰明的；如果使用半百萬的大軍去殲滅每一越共，並把北越軍趕出南越，不算是軍事解決之努力，那麼，文字便失去其意義了。墨斐認為戰時應以軍方的見解為決，而文人的判斷不宜插入。福爾達斯向來代表詹森內心的意見，不欲在此刻直接表露出來。

在一陣青筋暴露，唇槍舌劍的會談後，總統一一諮詢各人的意見，他得到了確實的結論，就是大多數人均覺現行政策已到了死胡同，而美國的戰略利益有需作根本的改變。這些與會人士並未試述一套新政策之具體細節，但他們的想法目係趨向越戰降級、談判，和退出。

總統顯然為這些變卦人士之多，感到震驚。尤以喬治彭岱曾是一九六五年主張美國介入的主要設計者，凡斯為麥克瑪拉的左右手，而艾其遜過去一直支持強硬路線的。總統就他對所得的綜

合情報來判斷，他想不出會有這一樁無法解釋的心情轉變的。因此他於翌日傳見那三位提供簡報的人員。卡佛和杜排遵命準時晉見，哈畢甫却已應約去作一番演說而離開華京了。被傳見的兩人重行報告所曾提的簡報之要點後，總統問道：「你們告訴他們些什麼沒會告訴過我的？」兩人都說並無差異。總統却堅持：「你們一定已經提供他們以一樁不同的簡報；你們現在不是告訴我你們曾經告訴過他們的，因為你們現在所告訴我的，不會使他們作出這些推論來。」那是一段緊張的時刻，但當時沒有立即的解釋。

著者事後推測，總統的這種感覺可能由於：(一)羅斯陶「選擇進呈的簡報」(selective briefings) 報喜不報憂，及(二)內層人員對基本事情向來都表和衷僉同，此次高級顧問人員對美國的國際關係作了更廣泛的分析，難免受了越戰春節攻勢後美國輿論的影響，又傳見未到的哈畢甫可能在會談中作了更黯淡的簡報。不過著者認為後者未必是高級顧問們變更態度之因素，却認為還是由於他們有關經驗之寬度和深度，聽取了灰暗的簡報事實後，纔各作結論的。

## 最後的爭取

兩天後，就是三月廿八，克里福在魯斯克的辦公室與維斯陶、威廉彭岱，及麥費遜會商，關於總統演說稿之潤色。那稿件係麥費遜所擬就，大致以三月廿二日的長時間討論的為本，那因為總統的立場未定，此稿並未敘及麥費遜於三月廿三日建議的分兩個步驟停炸，已為魯斯克和彭克

所默爾同意的。又因時間迫促，原稿亦沒有反應高級顧問人員的見解，而仍為咬緊牙齒發音的、充滿戰鬥意味的演辭。稿中雖提及談判，却未談停炸，停炸原為談判之先決條件的。所提到的却為增兵一萬五千，比原來要求的數目相去頗遠。克里福認為這樣的演辭是不能發表的，而認為總統所需要的是一篇和平的演辭。

在最初一個鐘頭的討論中，克里福顯處孤立地位，魯斯克和羅斯祇是默然忍耐，威廉彭岱及麥費遜不曾表示確實的立場，祇坐着充為助手。但會商進行時，魯斯克的心情已在轉變；他沒有打斷克里福的話頭，却耐心理靜聽。克里福知道他對魯斯克漸生影響，看出魯斯克正憂慮如何纔能够使談判開始。克氏的辭鋒開展，愈來愈起勁，不久便起催眠的作用了。他娓娓道來，手指緊併，不時一瞥信封上所記下的要點，匯集各種堅強理由，力述何以傾注兵力於越南非美國之利，大事取材於尼茲、郭爾汀、和著者早日所作的分析。會商於下午五時散會時，大家不知不覺檢討了整個越南政策，而不僅演說稿。魯斯克已經同意於麥費遜應再草擬一演說稿，一併呈候總統選用。克里福料想羅斯陶之所以避免囉嗦，乃因為他知道統對於停炸問題決意不肯的。

麥費遜既受克里福的透爾言辭的影響，通宵趕草一篇和平演說稿，包括無條件停炸二十度以北，而若河內保證尊重非常事區及避免攻擊都市，美國即完全停炸。三月二十九日晨，麥費遜把此稿呈上，附具簽條，以此稿似反映「你的主要顧問人員」的見解。當日下午總統電話詢問「第三頁上的」一段。麥氏將兩份底稿一比，鬆了一口氣，知道總統係採用那和平演說稿了。總統自這天午後，一直到三月三十一（星期日）午後，總統不斷與麥費遜、克里福，以及其他人們，共同潤色新演說稿。

三月三十一日晚九時，總統從自言發表尋求和談之基礎之演說了。究竟總統如何會作這些決定的？無人能確切測定。他最後似乎已瞭解輿論之重大轉變，與政治上的讓步有必要，至少暫時讓步是必要的。這轉變受了羅柏甘迺迪在新漢普夏初選之影響，更受艾其遜、喬治彭岱、凡斯和狄倫之態度劇變之影響。毫無疑問，克里福演了一名主角，著者覺得，他是最有影響於詹森總統的此項決策的。（完）

傅宗懋博士著

## 清代軍機處組織及

### 職掌之研究

全書六九二面  
售價一五〇元

政治型態通常隨社會型態而轉移，政治制度尤須與政治環境相配合。清代之軍機處為專制帝王制度下之產物，自以有助於集權專制為目標。

本書以軍機處設置、組織及職掌之研析為主要範疇；並以明瞭清代此一機構之運作情形，及其所發生之作用與價值。內容計分八章。第一、二章敘述軍機處之溯源。第三章析述軍機處之設置。第四、五章為探求軍機大臣及軍機章京之員額、任用、規制等。第六章為軍機處之職掌。第七章為軍機大臣與皇帝間之關係。第八章分析軍機處之作用及價值。書末並附表三種：①軍機大臣年表②軍機大臣出身及入直前六部堂官官歷表③曾充軍機章京之軍機大臣人物表。極富參考價值。

總經銷：臺灣商務印書館

臺北市重慶南路  
郵撥第一六五號